

程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秦之過 翰曰誼有過秦三篇論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

五臣作嶠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善曰章昭曰嶠謂二殺函

困谷關

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齊曰秦至

君臣

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提誠圖 善曰春秋提誠圖

諸侯冰散席卷 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裏也言能苞

含天下 周易括囊無咎各無與言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 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闕諸侯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

日關西為橫衡音橫 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向曰拱手取言易也 孝公既沒

惠文武昭 善曰史記 孝公卒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善曰

上書 東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

也要害山 諸侯恐懼會明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善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 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 平原

公子 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 春申君者楚人也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橫 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竄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善曰呂氏春秋

使孔青將而教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竄

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掃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

此之謂內攻之然竄越趙人也除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謂杜赫曰願季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向曰韓 齊明

周最陳軫召涓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林楚韓齊

策齊今周最使鄭立韓樓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

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字林最才勾切戰國策秦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

憂人仕秦亦仕楚韓子子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涓之越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涓而郢江東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

緩魏相程景未詳史記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

齊王也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樂毅賢

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札待之樂毅遂委質為

臣燕昭王以為亞卿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

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孫臏生阿

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

呂氏春秋王廖責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芳切戰國策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

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廉頗趙之良

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趙奢嘗以什

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趙奢

倍之地百萬之衆叩五臣關而攻秦善曰孔安國

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良曰言諸侯秦人

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

趙宋衛中山遁逃史記作遂巡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善曰李巡爾雅注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善曰韋昭曰大櫓曰櫓

齊曰軍敗曰北百萬言多左傳狄虎弥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也櫓大櫓言流血漂之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裂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五臣本無事善曰史記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桓公

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

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翰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振字也史記始

稱東周西周始皇善曰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善曰扑善曰以

鞭笞天下善曰臣贊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敲擊也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音

越非一種若今言百亦史記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

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銑曰言破南越分為

此二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頭五臣委命下吏向

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

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隳五臣名城殺豪俊善曰

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向曰墮壞也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的鑄善本作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善曰

曰鋸箭足也鄧展曰鋸是打頭鐵也史記始皇收天下兵聚

守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鋸或

為鐻音巨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池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

高深廣大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曰壘土文也

十萬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 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 廣雅何問也 銑曰何問也言誰敢

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向曰金城千里

取其堅固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 殊俗遠方也 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五臣本 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 善曰史記 禮記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扂戶為樞

如淳曰甕古文坻坻人也 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坻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成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

賤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 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 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善曰史記 范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孔叢子猗頓魚食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頓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 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

陌之中 善曰 躡音疊 俛音免 時皆卑

涉行至蘄遇雨不得已而率事也 率罷弊 五臣本

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弊 作疲散 之卒將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濟曰時兵比疲於行役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善曰埤蒼 揭高舉也巨列切 莊子揭竿求諸

而無旌 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善曰莊子 今使民曰某

李潮

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贏擔也音盈銑曰如山東

雲之會如響之應贏糧擔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五臣函之固

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憂棘矜巨不

銛息於鈎戟長鍛所也也善曰曰孟康曰耰鋤柄也爾雅棘

如淳曰鈎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鈎曲說文鍛鉞有鐔也

濟曰耰鈎柄也棘矜戟也鈎戟鍛皆兵

名謂九國時兵器謫戍之衆非抗於五臣本九國之師也善

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深謀遠慮行軍用兵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善曰莊子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而也下結切向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率也招音翹良

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列國比日使朝服然後以六合為家殺五臣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壤也死人手謂秦王于嬰為項羽所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李潮

東方曼倩

善本作倩 非有先生論

善曰漢書 朔又設 良曰非有謂无有也

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 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風之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眾賢羣臣也夙早也因起也怠惰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率然輕卒之貌 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卒者敬之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二年於茲矣善曰呂氏春秋 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 猶餘論 翰曰佳善也靡曼好兒

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與竊五臣為先生不

取也蓋懷能而不見五臣是不忠也見而不

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齊曰殆近也非有先

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辭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

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

易善曰於戲數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 銑曰竦正也於戲數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辭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有悖蒲於目而佛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 字書佛違也佛扶勿

或有悅於目五臣本順於耳快於心而

佛違銑曰悖逆 佛違謬反也

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
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中

人以下不可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五臣有于焉先生對

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

月子 義必利雖然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

閔五臣 作慙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慙傷也騷動不

安今則不然反以為誅未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及先人五臣 作於人為天下笑善曰 禮記 注戮猶辱也故曰談何

容易濟曰紛然多兒蒙被无 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 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

善曰史記 中瀟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 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 良曰 二人皆詐偽 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 巧言令色鮮 矣仁 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

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

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銳曰弛廢也言 國滅為墟也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 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逾 兇啾啾兇終無益於主上之理

五臣

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

善曰愉愉煦煦和說之

折植懼嘔嘔喻喻與嘔同音吁

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向曰愉愉煦煦進誦之兒

本无

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

善曰拂与弼同

翰曰則忤於邪主

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

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善曰尚書大傳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

是以

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善曰論語

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指薦去几

危坐而聽

善曰懼敬兒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

也指弃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

善曰論語

孔子

尸子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使

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

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

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

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

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

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

五臣

有水字之陽以見

文王

善曰曾連子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寧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得大焉非

熊非罷非虎非狼非得公侯天遣女師文王亦戒二日田心合
于渭陽卒見呂均土堊茅以漁 銑曰眉鼎姐是取辱也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

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子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

祖誼五臣本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惣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惣集也類法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

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臣子不奪奪也倫理也

之職既加矣於是裂五臣地定封爵為公侯傳

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

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思貌孫子兵法令發之日立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善曰說文綿聯微也爾雅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五臣

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

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

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五品

囹圄空虛

善曰文子法寬刑緩囹圄

鳳皇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善曰禮記郊數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

膏猶甘也

尚書大傳德光地序則朱草生

遠方異俗之

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

亡之端若此易見

善曰呂氏春秋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

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

貞

五臣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善曰毛詩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

作傳

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

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

名曰

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恥也

善曰論語

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夫子叩門距躍專精

趨學有日矣

善曰距躍不行也

劭風俗通涉始於足

再躍則涉

良曰距止也躍

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

其邦可謂仁乎

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道帝堯也善曰廣雅道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

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於是欲

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翮則翔四海善曰說文蚊蟲趨人飛蟲也莊子蚊

牆謂之序文子蚤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夫雖器頑五臣

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器愚也達通也文學

曰陳懇誠五臣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

門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美也思至中心之功高誘淮夫

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善曰禮記人介而傳命

命也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善曰呂氏春秋甯戚飲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淮南子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愜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

嬰善曰晏子春秋嬰子之晉至于中牟賭弊冠皮裘負芻芻

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陳餓之地吾見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

乎對曰可遂解左駮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

曰臣聞之士者諒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

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

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交足之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

容而今也見客之意

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五臣本無也字故毛嬙西

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媼善曰觀見也媼善曰觀見也

媼善曰觀見也媼善曰觀見也

媼善曰觀見也媼善曰觀見也

媼善曰觀見也媼善曰觀見也

者不能掩其醜善曰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姣也衣之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問嬖女木詳所見齊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

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

常路也良曰咨歎辭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善曰聲類薛君韓詩章句曼

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謂之矰

衝蒙涉田而能五臣無能字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善曰

說文擊擊也擊與撇同疋設切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

乘舟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

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膺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才蔽於無人行衰

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

索友歷于西州齊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有一人焉乘輅而

歌倚輓雞而聽之善曰輅車也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由輓

舒繹曲折不失節善曰禮記曰擘謂慢易繁文簡節之音

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士相見之禮友焉善曰儀禮

也轉運聲之飄颻也律六律

也擘緩舒繹柔和之聲

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

章

章

章

曰士相見之禮費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

禮畢向曰謂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善曰韓子曰禮有人不識寡見

甚五臣本聞善曰劉德漢書注俚鄙也曩從末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敢問

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立子曰所謂中

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

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

屢降瑞福善曰如淳漢書注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股

肱謂臣也洪大也

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子曰君子動作有

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

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

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

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舍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

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齊行舍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

之文侯曰喜擊知吾好此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

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

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鵲彼晨風鬱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

君以為嗣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今吾子何樂此詩而

詠之也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先生曰夫樂者感人

密五臣本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誅歌之者美其

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

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

身敬 節止趨進也

好惡不形

五臣本

則是非不分節趨不

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

武

砥夫凡人視之

快他

馬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

善曰馬融論語注治蘊藏也

戰國策白骨疑象武夫類玉

張揖漢書注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快忽忘也

良工理玉之工也和

精練

五臣

藏於鑛朴

五臣

庸人視

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善曰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

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

翰曰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兒巧冶理金之工也幹體也

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

善本作

氓所不能命哉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廣雅命名也 良曰言物尚如此况天子之德不

詠歌其何以知之魏魏高兒蕩蕩大貌命名也

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

美

五臣

深乎洋洋固不覆載紛紜天地寂聊

五臣

信 宇宙

善曰言所覆者廣也

紛紜衆多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

遠貌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何以加茲

善曰爾雅云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

是以每歌

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善曰論語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翰曰言歌樂之

而忘其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善曰尚書

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字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 濟曰由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

信順如

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

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

哉愚竊惑焉善曰灩水波安灩以喻太平尚書大傳周民可比屋而封良曰據舒也洪長也灩

波也安灩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或疑也浮游先生色勃善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

論語曰勃怒也皆益怒目精出於目睚也曰是何言與善曰孝經言與向曰怪其言不當昔周公誅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

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承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

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

道濟曰偽誅也殆過也鄙取也甲系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

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者

之老善曰眉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潤也眉耆者皆老稱眉白黑毛相雜也咸愛惜朝

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淳厚也於是皇澤

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誄之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銑曰皇澤天子惠澤也豐沛沛言多傳曰詩人

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誄歌之誄歌之不厭

五臣作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聲儀文此臣子

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

失得不亦遠乎善曰億度之言無限韓子有分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忘億度馬融

論語注 罔誣也大人謂天子 周易利見大人又曰言行

君子之樞機 向曰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

寡廉廣大也大人天子也 樞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善曰戰國策 荆軻見太子

審也 行潦 老 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鱒 秋 鱒 善 並

逃九罟 域不以爲虛 善曰 左傳君子曰潢汙行潦之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爾雅 鱒 鱒 郭璞曰今

泥鱒也 鱒似立切 山海經注 鱒 魚似蛇 毛詩九罟之

魚鱒 爾雅九罟魚網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 是以

許由匿堯而深隱 庶民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

文武不以卑 善曰呂氏春秋 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 良曰言帝王之德

不爲一久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

餓于首陽山也文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

武謂文王武王 孔墨 善曰毛詩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汗白

使黑汪黑使白 左氏傳晉旬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虢 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汗其寶玉邪可

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壁各孔孔丘墨墨程皆賢聖

也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質正敏 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

善曰爾雅董正也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出如綸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篤也 禮記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緡釣魚繳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 善曰毛詩序 其棠美召伯也召伯之

教明於南國 翰曰倚立也 二客雖空計沮 善

議河傷 善曰言二客雖於計空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

也空塞也沮敗也何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傷言無傷於理 傷言無傷於理

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臣五

本無焉字 善曰論語 當仁不讓於師 良曰微少臣大措致也夫子曰否銑曰否王然也夫雷

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呂氏春秋 春始雷則蟄蟲動枹枹 子鼓鏗苦

鏘羊而介士奮竦善曰 禮注 介被甲也 向曰霆霹靂也潛

底幽隱處也枹擊也鏗鏘 聲也介士甲士也竦躍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

亦勿疑五臣有也字 善曰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 翰

與陳立 子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善曰馬融論語注 濟曰繹理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五臣 臣之力

也善曰韓子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 之力即君之力耶與音余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其棠之臣故虎嘯而風

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棠謂召伯也 銑曰雲從龍風 從虎皆相感而生也寥戾風聲蟋蟀俟秋吟浮 游

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立秋蜻蛉鳴 向曰皆感事而至矣寥戾風

聲蟋蟀蟲名俟待也蟋 游亦蟲名陰則出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翰曰仇匹也人由

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

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

毛詩 淑人君子其儀不 式 濟曰殫盡也淑善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

大夏五臣 作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

略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慎子 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 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 一人之力 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 之而償千金也 大厦屋也 丘山也 略智也 蓋君為元首

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

刺焉

善曰公羊傳 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 宋師大敗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臨大事而不忘大禮 有君而 無臣以為難 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何休曰 惜有 其王德而無王佐 銑曰 元首頭也 股肱手足也 三代以

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善曰說苑鄭隗曰 帝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師也 王者之臣其名臣也 其實僕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 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 公楚莊公宋 襄公是也

齊桓有管鮑隰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善曰 左傳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齊桓衛姬之子有鮑 叔牙隰朋以為輔佐 說苑鄭子曰 霽戚即轅行 歌桓公任之以 國政 論語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 又曰 管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 翰曰 管仲鮑叔牙隰

朋窳戚也 匡正也

晉文公有咎

五臣 作舅

犯趙衰

楚危取威定霸

以尊天子

善曰 左傳 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 狐偃子犯也 司空 季子胥臣曰 季也 左傳 先軫謂晉 侯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攘却西戎始開帝緒

善曰韓詩外傳 昔戎將由余使 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 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 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 繆公然 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 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 將柰之何 王廖曰 君其遺之女樂以媼其志 然後可 圖繆公曰 善乃使王廖以其友樂二列遺戎王 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 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 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楚 人許予之 繆公志語國事大悅 又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

十二遂霸西戎 春秋保乾圖五帝異緒朱表曰緒 業也 濟曰王王繆 由余五叛百里奚也 緒業也 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

善曰韓詩外傳 沈 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左傳 楚子圍鄭子反將右 晉 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郟 晉師敗績 郟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

諸夏中國也 句踐有種蠡 禮 泐 庸剋滅彊吳雪

會稽之恥 善曰漢書 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去大

人亦以為越有三仁 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

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伐殺 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土民伐

吳大破之吳王自殺 鉞曰句踐越王名種又種蠡 魏文

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善曰呂氏春秋

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各號顯榮者三

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

璜也成魏文侯弟名 呂氏春秋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

廬而軼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

皆聞死乃不可如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句曰段干木田子

方翟璜者魏 臣也寢罷也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

善曰史記 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

是誑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

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田齊湣王走保於莒湣

與閔同 翰曰夷平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云困 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 羽翼輔佐也 故有

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善曰毛萇詩 今聖

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 禮樂射御書數也

言皆以美事 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

茂 銑曰倫 是以海內歡慕 五臣本 莫不風馳雨集

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

讓之禮極目 向曰風馳雨集言疾 進者樂其條暢怠

至溢填闕庭言多

李潮

者欲罷不能善曰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暢通也翰曰

罷善有匍匐二字偃息善有匍匐二字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

域而游息焉域闢也咸絜身脩思五臣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聘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毛詩小雅

也獻允信弘大也濟濟成盛兒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

孝以篤馬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

增奉五臣作俸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律令有可蠲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善曰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

奉什伍銑曰亮陳蠲除苛細紘定也減膳食卑宮觀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

乏困善曰宣紀也籟未御幸者假與貧人恤民災

害不遑游宴善曰宣紀災朕甚愍之閔耄老

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善曰宣紀朕惟耆老之人髮

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佗比皆勿坐閔憐辜罪也縗經居喪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入

縗善曰宣紀縗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

縗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縗濟曰

縗縗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恩及飛

鳥惠加走獸胎知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善曰

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詩大雅文先生獨

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

刻峭五臣作削大理峻法善曰廣雅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

懷殘秉賊善曰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

臨莅五臣作泣莫不肌栗五臣作慄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

毒百姓征佞五臣本作怔無所措其手足善曰韓子古之人君大

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征佞惶遽也

論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佞章容切齊曰慄戰也

言如蛇虺之救毒於人者怔惶懼兒措置也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

以養雞者不畜豕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保民五臣作人者除其賊善曰文子乳犬噬虎伏雞搏

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蟲蠹自食

人生事因自賊良曰狸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

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五臣作上寬柔進淳

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民用和睦

也睦親也今海內五臣作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

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物咸亨向曰天符人瑞

也以下自分神光耀五臣從光暉洪洞朗天善曰宣紀薦

羣鳥並從舞德垂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

液嘉禾櫛比善曰宣紀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鳳皇來

儀爾雅翼翼恭也邕邕和也邕邕者聲

和 山海經鳳首文曰德 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

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良曰鳳皇神雀 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 見豈豈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津潤櫛比連接也 大化隆

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善曰尚書

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銑曰隆盛合和 昔文王應九尾

狐而 五臣 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善曰春秋元命苞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尚書堯典鈐武王 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 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 向曰

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 周公受秬鬯而鬼

方臣 善曰周公受秬鬯未詳 鄭玄詩箋鬼方遠方 宣王

得白狼而夷狄賓 善曰史記 穆王征犬戎得 夫名自

正而事自定也 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 今南郡獲白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

也是以比狄賓合 五臣本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於

五臣本 旗仆也 齊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 文學夫子

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夫子曰 五臣作先 匈

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 天

性僑 五臣本 寒習俗傑 五臣 暴 善曰左氏傳彼皆偃

銑曰寒 賤老貴壯氣力相高 善曰史記曰匈奴 業在

攻伐事在獵射 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 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 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齊嗜欲 善曰史

記曰匈奴

妖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向
其耒耜則弓矢審馬播

種則扞闌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

倒殪伊善曰禮記曰左佩法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

射狐兔用為食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

布也扞弦掌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殪什皆

殺傷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

良曰道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柝士

是常服儉抗孔熾我是用急銑曰懷來緩安也初動也今聖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

朝賀五臣本無賀字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障將人宗

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

朝賀正月 向日靈神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滿

結計沮顏焦齒臬閑翦髮黥首文身裸力袒

徒之國善曰編結即編髮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社又

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臬閑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

經雕題國在鬱林南翰曰皆亦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

刻面也焦齒黑齒也臬臬臬眼白也黥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靡不奔走貢獻懼忻

來附婆娑嘔吟鼓掖五臣而笑濟曰靡無也婆娑舞夫

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魚奮躍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長詩傳均

平也詩鴛鴦在梁載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

史感懣莫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

識敬遵所聞未剋

五臣作克

殫焉

善曰黠不明也鳥感好

先生謙辭也黠不明也殫盡也

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善曰

日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增補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統

撰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王命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

賢據隴擁衆器問彪曰往者周二戰國並爭天下分列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分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器據隴

擁衆欲有分割士宇之意彪時在隗處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明天命所歸真有其法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

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

暨于稷契咸佐

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埋蒼曰屈特起也

與屈同濟曰屈起謂平起於匹夫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曰

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以而終以帝也

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魏器曰秦

失其鹿劉季逐而擣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

翰曰言將說之人務以口辭乃比爭取天下勢如逐鹿

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

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

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

若

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都之於人事矣夫

餓饉流隸饑寒道路善曰說文餓飢也穀梁

謂之產左傳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饑或為殍荀悅曰道產謂之產良曰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

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善曰韋昭曰短為短短為短短為短短為短

文曰襲重衣也子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銑曰短褐麤衣也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

所願不過一余茲於轉死溝壑

善曰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况乎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善曰禮記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天因祚之為神明主翰曰言

不可妄 故雖遭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

梁籍成如王莽并然卒潤鑊伏鑊 質 某醢海 分裂

善曰 史 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

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

鑊伏鑊身醢分裂皆殺也鑊煮也鑊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

斷其支 又況么 烏 麼不及數子而欲閤千天位者

也 五臣作乎 善曰 鶡冠子 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

小曰麼莫可切爾雅 干求也 良曰 是故駑騫蹇之乘

公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 是故駑騫蹇之乘

不騁千里之涂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善曰廣

駑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駑 王逸楚辭 蹇跛也 呂氏春

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 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鵠

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賈曰 鵠鵠一舉千里 案枕之材

所恃者六翮耳 翰曰六翮謂鵠鵠之翼 案枕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 善曰應劭曰爾雅 栢栢上梁 栢謂之案枕侏儒

不撓乎下也案音節枕之劣切 銑曰栢 斗筭之子不

謂之案梁上楹謂之枕蓋小材也荷負也 斗筭之子不

秉帝王之重 善曰音義曰筭竹筭也受一斗 向曰斗筭小器也

秉執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速不勝其任也 善曰周

之辭 說文鼎實也鬻與餗同 良曰鼎大器也以喻 重任鍊鼎中之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 非其材而處其 當秦之末 五臣 豪傑 五臣 有共 任則如此 作時 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 五臣本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 寧 善曰史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

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

使傳言與陵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

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五臣本無陵

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其後果定於漢陵

為漢宰五臣本無宰相封侯善曰史夫以匹婦之明猶

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五臣本作幾善曰白

言其夫妻為偶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

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善曰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

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是故窮達有命

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二嬰母知

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

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

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武有

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高

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加之以

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五

作已善曰論語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

如響音起善曰通者趣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疾如響音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國後漢王

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暨需幾改乃公事拔足渾洗揖酈生

之說善曰漢書酈食其末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跪見

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銖曰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按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高祖西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

長安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納成卒妻敬說言遂遷都長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

安故言斷懷土之情漢書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曰后不知所為

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

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

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

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

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

王故云割肌膚之愛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

於亡命善曰漢書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英雄陳力羣

與語說之使駭乘監諸將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

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

言其大畧廣雅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

鳥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

怪善曰略粗略也漢書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

產高祖說文妊孕也如蔭切向曰劉媪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冥父太公

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

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善曰漢書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

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

賈食夜切 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 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

武負二人除酒既醉臥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

券不取其財沛令客呂公見 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

高祖奇貌乃妻以女即呂后 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

后望雲而知所 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

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

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說文壓塞也

於丹切 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

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

知高祖在中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輒求而得之 善曰漢書高祖夜徑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

後人來至地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 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 故淮陰

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 故淮陰

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

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

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濟曰淮陰侯韓信留

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之授也非人力之致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取舍 五臣本 不厭斯位符瑞不同 五臣本 斯度

善曰韋昭曰厭合也一艷切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

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善曰 不量力 左傳息侯伐鄭君子

無以為 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善曰 左傳

印畏賊蠅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 遇折足之

凶伏斧鉞之誅 銑曰折足之凶則英雄誠知覺寤

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絕信布之覬冀

覬 逾

善曰左傳師服曰下無覬覬

幸也覬 距逐鹿之瞽

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

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

永終矣

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 尚書四海困窮

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

識以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

窺覬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木游說士所比也瞽說謂無

典論論文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第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

後漢書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 良曰伯仲言

相次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

字也休息也言其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

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善曰東觀漢記 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

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

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 左傳注

享通也享或為享 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

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

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

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

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

騁驥駉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

難矣善曰呂氏春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

比賢才之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善曰驥駉良馬也以

俊逸呂氏春秋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卷內恕已以

量人王逸曰量度也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

服之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

然粲之匹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

猶之間考此亦其舒緩之體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

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如粲之

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

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齊曰初征登

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圓扇橘並賦名也玄猿黑猿也漏卮酒器也言此

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

也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阮瑀也應瑒和

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善曰漢書東方朔救臯不

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至於雜以

朝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良曰楊雄班常人貴遠

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翰曰

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夫文本同而未

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

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疆而致譬諸音

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檢法也至於

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善曰栢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良曰譬如簫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

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

五臣本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

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聲名自至於遠故西伯幽

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

約而弗五臣本作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

懼也濟曰隱約失志見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夫然則古人賤尺

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已善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而人多不

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良曰已助句也而人多不

彊力貧賤則懾五臣本作懼於饑寒富貴則五臣本無則

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流放也遂營目前

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作遊於上體貌

其

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五臣本志士之

本無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融等已逝唯幹著

論成一家言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夏殷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

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無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

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

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良曰設疑問之

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濟曰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民者謂建立諸侯秦王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翰曰秦不封諸侯夫與人

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

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知獨守之不能固也

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

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踈者謂

是以輕重足以天子之宗屬親

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善曰賈

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削

割諸侯則逆節萌起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

謂不相侵劫也逆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善曰齊桓晉文
節謂不遵王命微有齊桓公晉文公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
以伐不義奉於周室

城周晉戮其宰善曰不虞君之步吾地向故管仲對曰
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晉魏舒

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
即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

幾歸諸京師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
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師諸侯

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王綱弛而

復張諸侯傲而復肅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

諸侯傲叛復三朝之後寢五臣以陵遲
得敬懼也濟曰二朝即桓文二君吳楚憑江負固方城

以陵遲也言二君薨後復變遲敗亂也吳楚憑江負固方城

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善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
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翰曰負恃
也方城山名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

女媺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亡粉反向曰散

不敢為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

根賴之與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銑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

於楚鄭兼於韓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

武侯韓衰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楚賢乎戰

考烈王伐滅魯韓衰滅鄭并其國賢乎戰

國諸姬微矣濟曰暨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翰

同姓也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

同姓也

向曰言自救滅 至於王赧匿降為庶人猶枝幹相

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班固漢書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

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誦詐之術征伐關東蠶

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秦據勢勝之地騁但詐之兵

而不敢進良曰譎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至於

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五

本作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尚書

于班固漢書贊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

艱難也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也用力若

此謂秦也言秦雖欲疆取周室然為枝豈非深根固蒂

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天位也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

可謂當之矣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

以親親賢賢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班固漢書贊

之辭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去其將

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木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

危乃得固也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

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秦觀周之弊

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秦觀周之弊

將五臣本以為以弱五臣本見奪於是廢五等

之爵立郡縣之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思周

見奪於是削夫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

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向曰秦皇觀周所

以為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棄禮樂之教任

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

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善曰

班固

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云骨肉奉根

之輔外云尺土蕃翼之衛莊子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

之地銑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曰

謂子弟也壁猶艾咸所刈股肱獨任匈腹浮舟江海捐弃楫

擢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臣五

本作哉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

勃航何通俗文擢猶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

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濟曰艾

刈猶以刀斷之也肱股手足也捐弃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

也勃逆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

臣千有餘歲五臣本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

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

救事不師古而能長善曰史記曰八者非所聞也

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役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

州遂殺之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

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紉骨識陳成齊六卿分晉尚書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

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

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

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始皇聽李斯偏

禍亂無人輔弼帝至何以救其敗亂也

說而紉五臣本其義至五臣有身死之日無所

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

奸臣之口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

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

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矯詔賜太子死而立五臣

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也託猶假也至令五臣

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五臣本薄之作刻

教長導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

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善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秋合誠圖誅鋤民害史記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

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

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

者未之聞也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

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則無恩史記二世常居禁中與趙

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詹頡篇委任之也良曰申

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二世復師謨其

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

中不親視事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讒賊也

身殘望夷

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二世齊望夷宮欲

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

不其自為討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

自殺也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懼之二世

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千

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乞為王樂不許乞願與妻

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

薄之

兄弟而

政讒賊

大臣及諸公子

獄律令

天下

秦

與趙

良曰申

趙

與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趙

十四

文選五十二

也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史記曰吳

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

白梃劉項隨而斃之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

祖項羽起兵項羽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

殺秦王子嬰也

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

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王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

枝葉相扶持覆陰也首尾為用謂首

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尾救之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雖使子孫有失道

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

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

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奸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

亂哉區區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善曰曾子

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向曰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

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

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

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國語往權秉即柄字也

而天下所以不能五臣本傾動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

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

之宗也莊子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後漢

善曰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

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意多與居為東牟侯鐵曰磐石大石膠固

言不可解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則諸侯內外之勢疆盛故也善曰王逸楚辭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注曰踵繼也有也良曰傳謂然高相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

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與懲戒亡秦孤

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濟曰跨帶也權侷京

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

膠西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賈誼曰諸侯彊盛長

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翰曰言多立諸侯少令海內之勢君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

文帝不從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

用朝五臣本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

震恐五臣本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

成文景田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善曰漢書曰

過可削文帝寬不忍討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

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

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

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

錯曰猥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

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瑕釁成於文

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所謂末大必折

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

其可掉哉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

預曰折折其本也濟曰此諸侯地廣而彊帝室弱而見侵

如未大根亦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

掉之尚猶不從其心况諸侯彊盛且武帝從主父之策

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

下推恩之命五臣本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

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

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第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土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

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存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

為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豫政事善曰班固漢書僖白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

地道至陵遲資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或以酎金免削

或以無後國除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

侯侯歲以戶口酌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

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免國漢書

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銑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獻

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嗣者

除其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

國也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五臣本作疎遠母黨

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

固國嗣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翰曰母黨即

言深功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

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向

曰稱引謂稱至乎五臣本作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

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

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漢書卷九十九

善曰班固漢書贊 至哀平之祭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
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
稽首奉上璽鞞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
哉 史記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
出奔田氏執簡公於徐州遂殺之 漢書王莽廢漢藩王廣
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 郡卿侯閔以莽篡立獻神書
言莽得封列侯郡音吾 銑曰異姓謂王莽為相鳩殺平帝
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
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
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交
者恐殺也廣陵王嘉獻符命封郡卿侯 由斯言之非
此皆懼誅所以苟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五臣逆於哀平良

之際也徒以五臣無以本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良

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豈賴光武皇帝挺不

世之姿善曰杜篤論都賦于時聖帝兼不世之禽王

奔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謂成逆篡斯豈

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

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

國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亡國謂秦皇不封子弟欲至

居帝位傳於無窮者則以謂無疆之期疆猶窮也

于桓靈奄五臣賢執衡善曰朝無死難之臣

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曰班

序 漢興懲戒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

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善曰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

也御制也身手猶親宗廟焚為灰燼銑曰本末謂君臣

秦數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

五臣本無所字

安處悲夫

善曰

左氏傳注燼火餘末也

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室也秦數謂早木荒

魏太祖武

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

善曰晉灼漢書注資材量也

取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

豫

善曰魏志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太祖

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曰

濟曰譙沛地名

掃除凶逆翦滅鯨鯢

善曰楚子曰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

不義之人翰曰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

善曰魏志

天子東遷則於曹

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

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

通而

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

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

善曰晏子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謂魏亦不封子弟也五代夏殷周秦漢

子弟王空

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

國之政

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實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也竄致也閭閻邑里之間

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

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五臣本作世

之業也

善曰大石也此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

盟會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

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

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

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

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必置於五臣本百人之上銑曰言宗

甲也百人之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

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

宗族之禮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

聘其足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

橫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

泉竭根朽不得其所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五臣本

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善曰魯連子曰百足

之者衆也相如諫獵書此言雖小可以喻且墉基

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

漸建之有素善曰文子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本

曰墉城牆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

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

繁育哉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

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擾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父遠之計夫

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父則輕下慢上平

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聖

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

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善曰系本烏曹作博 許慎說文 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

韋弘嗣

善曰吳志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格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

諱改之 翰曰吳志云韋曜少 好學能屬文 弈者圍棋也

蓋五臣本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

不稱善曰論語 君子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善曰論語孔子之辭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 逐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况於弃日乎是以古

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五臣本 作達

也銑曰悼傷 邁過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

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五臣本此二句只作經之以 日力無歲月累之以五字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

之淵栖遲道藝之域善曰呂氏春秋 甯越中年之鄙 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

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

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濟曰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栖遲謂

優游也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

之勞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脩其德以安

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

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歷觀

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

契闊勤思平居不惰五臣本作儻其業窮困不易其

素銑曰素猶心也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

於圉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善曰漢書曰上式河

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黃霸

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

不肖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

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重霸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勝賢其言遂受之繫再再冬講論不息良曰卜式以

耕作牧羊為業後勒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

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圉圉獄也故山甫勤於夙夜而

本無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五臣本作哉善曰毛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吳漢

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

不離公門上亦以南陽人斬親之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

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

門職事之府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五臣本作博奕

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

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

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詔夏

之樂不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詔夏雅至

或賭及衣物徒棊五臣本易行善曰啤營賭賭也

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也弛然

其所志不出一枰補前切五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古買之間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俗

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

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

也銑曰枰棋局線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

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求

之五臣本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善曰劉向圍棊

法於用兵快者無功會者先亡漢書孫子兵法考之於

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以變詐為務

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

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而空妨日廢

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

哉向曰擊木投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

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五

本無暇字博奕之足耽善曰左傳伍奢者曰楚君大夫其盱

志食銑曰致養父母也良曰盱目夫然故孝友之

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夫然故孝友之

行立貞純之名章五臣本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

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

朝乾乾務在得人善曰周易君子終日乾乾

龍鳳之署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

文武並駕善曰孝經鉤命快引興摘暴孝博

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善

賈逵國語注旌表也說文程品也廣雅科條也良

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見試驗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

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五臣本無也字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

惜力以佐明時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

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善曰左傳宮之奇

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濟曰勲夫一木之五臣本

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五臣本三百孰與萬

人之將善曰邯鄲序藝經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

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

而買博奕矣善曰周禮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

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買

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

之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

之思也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

也善曰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

適河東大畜牛羊故曰猗頓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

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

而鄙賤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世而鄙賤之困亦遠於身

六臣註文選卷之第五十二

